

翼装飞行失联女大学生遇难 该运动是否真的在玩命？ 最后一跳 翼装飞行承载的梦想与敬畏

有人说,它圆了人类自由飞翔的梦,让人有了“翅膀”;也有人说,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极限运动,代价历历在目。

几天前,一位年轻女孩生命中的最后一跳,让翼装飞行进入更多人视野。人们惋惜痛心,也试图去了解这项极限运动的魔力、危险以及背后的故事。

“大多数人看到的是新闻,并不是这项运动本身。”悲剧发生后,一位专业的翼装飞行员说。



2019年第八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张家界天门山风景区飞行场面 新华社发

“我为自己而活,我不后悔我的选择,我会坚持我选择的路。”

——失事女翼装飞行员最后留言

最疯狂的极限运动 死亡率30% 全世界职业选手只有100多人 中国不到10人

他们身着翼装,脚踩悬崖,纵身一跃,先是急速俯冲,然后像鸟一样开始飞翔;在接近地面的高度,打开降落伞,着陆。

这是世界上最疯狂的极限运动之一——低空翼装飞行,挑战者被叫作“翼装侠”。

亲眼看过的人都会手心冒汗——这根本就是在生死边界来回

试探。全世界这样的职业选手只有100多人,中国不到10人。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他们真的不怕死?

飞行曾是人类长久的梦想。在创造了各种飞行器之后,仍然有一些天才和疯子执着于最初的念头——给自己装上翅膀,跳下去,飞起来。这种狂想在20世纪90年代终于实现了。

穿上带双翼的飞行服和降落伞,从高空或是山谷、高楼、悬崖起跳,借助翼膜结构无动力飞行,下落最大速度每小时50公里,前进速度可达每小时200公里。这种无限接近原始想象的感觉,一把抓住了那些不安分的心。

据统计,这项运动在诞生初期死亡率有30%。

最后一跳:失事女孩的伞包没打开

18日上午,此前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天门山景区失联的女翼装飞行员在天门山玉壶峰北侧下方一处密林内被发现,已无生命体征。

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周世建告诉记者,其落地点人迹罕至,搜救人员经过两小时的攀爬才到达。

12日,北京某文化传媒公司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取景拍摄极限运动纪录片。当日11时19分,参与拍摄的两名翼装飞行员从飞行高度约2500米的直升机上起跳,进行高空翼装飞行,失事女翼装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偏离计划路线,导致失联。

已曝光的视频画面显示,她从直升机上起跳后,开始按设定路线进行高空翼装

飞行。摄影师随后跳出跟随飞行时发现,她飞行路线明显偏离,并以非正常飞行姿态急剧下降数百米,脱离摄影师视线和可拍摄范围。

在失联期间,联合搜救队伍在山崖、森林中数日搜索,但因失联翼装飞行员未携带GPS对讲机等设备,加上持续降雨,山内云雾大,能见度低,地形险峻复杂,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经后期确认,女飞行员的降落伞包未打开。遗体发现地点海拔高度约900米,与其在空中直升机上起跳的位置直线距离约2000米,相对落差约1600米。

据了解,这名女飞行员曾在海外经过系统的翼装飞行专业训练,有数百次翼装飞行和高空跳伞经验。

翼装飞行:极限运动承载飞翔梦想

亲眼看过这项运动的人,会手心冒汗——飞行者身着翼装,纵身一跃,无动力飞翔,然后打开降落伞,着陆。

翼装飞行,分为高空翼装飞行和低空翼装飞行。前者是从4200米左右高度的飞机上起跳,后者则是从悬崖、大桥等地起跳。飞行时所有空中的动作,都可以通过调整身体姿态来完成,包括加速、减速、转弯等。

高空翼装飞行中,飞行员身携主伞和副伞两个降落伞系统,最终预备着陆时,打开降落伞的高度在1000米左右。而在低空翼装飞行中,起跳点不固定,飞行员只使用一个降落伞,且开伞高度可低至离地150米,由于场景复杂,最有可能遇到的风险是航线偏离和突遇障碍

物,因此难度要高于高空翼装飞行。

2011年,来自美国的世界顶尖翼装飞行高手杰布·科利斯从2000米高空跳下,成功飞行穿越天门洞,成为世界首位穿越天门洞的翼装“飞人”。

他的这一跳,将翼装飞行带入中国。

这项实现人类飞翔梦想的极限运动,也被一些人认为最接近死亡:2011年,32岁的加拿大“飞侠”迈克尔·昂加尔在美国加州发生事故遇难;2013年,41岁的马克·萨顿在阿尔卑斯山脉瑞士和法国交界处身着翼装跃下直升机遇难;2013年,曾获多项荣誉的匈牙利翼装飞行运动员维克多·科瓦茨在天门山试飞时遇难……

突破自我:自由翱翔更需敬畏之心

极限运动,对参与者的体能、技术等都有着极高的要求,需要经过长期的、系统的专业化训练。

第一位亮相翼装飞行世锦赛的中国选手、曾获翼装飞行世锦赛穿靶赛亚军的张树鹏告诉记者,成为一名专业的翼装飞行员,前期要经过高空跳伞培训,“跳够200次以后,才能学习高空翼装飞行”。积累了100次高空翼装飞行经验,同时高空跳伞和高空翼装飞行的次数累计达到400次之

后,才可以学习低空跳伞;低空跳伞再积累100次经验之后,才可以学习低空翼装飞行。

在部分中国“90后”甚至“00后”群体中,极限运动正越来越普及。“有更多人参与到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运动中来,这是一件好事。”张树鹏说,“与此同时,也要对危险性充分预估,各方面准备要充分,才能更好地驾驭极限运动。热爱极限运动的同时,更要对生命和规则抱有敬畏之心。”据新华社

多场热身赛纳入计划

建业备战进入实战阶段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郭韬略)尽管中超联赛开赛的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但毕竟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联赛启动的希望也越来越大,中超各支队伍的备战工作也逐步提速。在建业队教练组的计划当中,已经有多场热身赛提上日程,这也标志着球队的备战工作进入实战阶段。

据了解,从下周开始,建业队将陆续和中甲球队长安竞技,中超球队石家庄永昌、天津泰达进行多场热身赛,其中和泰达的比赛还将采取“主客场制”,双方连续交手两次。而比赛的安排也基本上按照一周一赛的频次进行,以利于球队尽快找到联赛节奏。

从年初到现在,建业队已经集中训练了近5个月,而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比赛。“从冬训到现在

我们总共就打了4场比赛,所以队伍在联赛开始前必须增加实战机会,找找感觉。”主教练王宝山说。

上周在上海召开的中超俱乐部总经理联席会议上,中国足协通报了联赛计划,初定中超在6月27日开赛,但这个计划已经被主管部门驳回,需要拟定更详细的防疫措施方案才能提交。“尽管确切的日期尚未敲定,但预计应该是6月底7月初的样子,我们也了解到各支队伍都是在按照这个时间准备,所以我们也这样。”王宝山说。

在足协公布了分组循环+淘汰赛的赛制思路之后,也引来了广泛的议论,特别是淘汰赛赛制颇有争议,因为有可能出现某支队伍全年一场不胜甚至一球不进也能保级的极端情况(在保级

组第二轮的淘汰赛中两回合打成0:0,靠点球取胜即可避免掉到最后两名,从而保级成功),所以也有俱乐部提出了新的方案:第一阶段的积分带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比赛之前没有交过手的球队再进行双循环。对于这样的建议,中国足协也表示“持开放性态度”。也就是说,在分为A、B两组的原则下,最终确定的赛制还是有很大可能改变。而在寻找热身赛对手时,建业队也无意避开了同组对手,两支中超队伍石家庄永昌和天津泰达都是身处B组。

在积极备战的同时,教练组也有意识为队员安排了一系列的“课外活动”,以避免长时间集训而产生的心理疲劳。“未来相信我们能以最好的状态进入到联赛中。”王宝山说。